

NICK SHADOW

[英] 尼克·萨德

THE MIDNIGHT LIBRARY

午夜图书馆

巫师的复仇



广州出版社

午夜 THE MIDNIGHT LIBRARY 图书馆

巫师的复仇

叙述者：本·吉普斯

翻译：戴红珍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巫师的复仇/(英)本·吉普斯著;戴红珍译.—广州:广州出版社,2008.12
(午夜图书馆)
ISBN 978-7-80731-803-3

I.巫… II.①本… ②戴… III.儿童文学—故事—英国—现代 IV.I56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9322 号

No Escape

Text copyright © 2007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07 David McDougall

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, London W6 0QT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7 by Hodder Children's Books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Dolphin Media Co., Ltd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英国 Hodder 出版社授予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,
由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著作权台网登记号:图字 17-2007-017

巫师的复仇

[英]本·吉普斯 / 著 戴红珍 / 译
责任编辑 / 易文许莹
美术编辑 / 陈玲 装帧设计 / 黄淳
出版发行 / 广州出版社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/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23.875 印张
版次 /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号 / ISBN 978-7-80731-803-3
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咨询热线 / 027-87398305 销售热线 / 027-87396822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
邮箱 / wangq007_65@sina.com



前 言

亲爱的孩子，我叫尼克·萨德

你可以叫我影子先生

我有一个可爱的家，那是个神秘国度

我在那里游来荡去，无拘无束

并且

我还将从各地收集来的恐怖故事存放在那里

你想知道它在哪里

想从书架上取下那些恐怖故事吗

如果你答应保守秘密

我愿带你前往

请把这本书带回家

这就是通往

午夜图书馆

的秘密通道

上路吧，孩子

好孩子是不会害怕的



巫师的复仇

巫师的复仇 / 001

影幕夺魂人 / 045

捡来的厄运 / 074

艾比琢磨着招牌上的文字，“要是我们真能回到四百年前就好了，可惜，这只是个主题公园。”

不过严格说来，这并不是个主题公园，这是复原后的建筑。埃玛心想，美国拓荒历程公园应该建设在一个真实定居点的遗址上。

“把教育伪装成娱乐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泰勒嘟囔道。

“嗨，别再抱怨了，好歹你这时候不用参加数学考试。”马特抢白道。

“你也一样！”泰勒一点都不含糊。

“没错。不参加考试我倒无所谓，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想错过跆拳道训练。”说着，马特突然攥起双拳，对碰巧经过的一只苍蝇飞起一脚。

埃玛笑了。要不是她亲眼见过马特练习，她怎么也想像不出这个圆脸的矮个子马特居然是个武术高手。事实上，马特骁勇善战，埃玛知道他家的柜子里搁满了奖杯。

巴克小姐是他们的美国历史课老师。她走上前来，拍了拍巴掌，“排好队，各位，排好队。”她大声地说。

四个伙伴和年级组的其他同学一起，松松垮垮地站成一排。

“你们想进去玩吗？埃玛？马特？”巴克小姐愉快地问道，同时在队伍旁走动，片刻不停，“听着，同学们！公园很大。如果走散了，请直接回到入口处来。”

公园里指示牌很多。”

“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难道不懂吗？”埃玛笑着对马特嘀咕道。

马特乐了，“嘿，我只要远远地盯着泰勒的头发就行！”

“起码我的头发值得你留意。”泰勒发表着自己的言论，故意用手拍了拍新剪的刺猬头。

埃玛很喜欢这个发型。泰勒的头发呈深棕色，和他的眼睛一样。泰勒对自己的新形象也很满意。

“埃玛，别靠近灌木丛，否则永远找不到你。”艾比冲着埃玛开玩笑。

埃玛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牛仔裤和迷彩夹克衫，“这么打扮是为了想开溜时方便些。”

巴克小姐在检票口出示了一张团体票。接着，大家推开入口处的十字转门。一经过入口，他们便觉到时光倒流，回到了从前。

他们站在了一条木屋街的尽头。有些房子是原木小屋，尖顶；有些屋子的墙壁全是用木板条钉制。每所房子都是独门独户，四周围着木头篱笆，圈起来的区域不大，看起来像微型的农家庭院。一群鸡在地上啄食，几头猪在拱土觅食。

这儿不像小镇，更像是有人在荒郊野外开垦出一小片空地，然后把一个社区空降到这里。但是埃玛明

白，早期欧洲移民到达美洲海岸时，情形大概就是如此。

街上有很多演员，穿着那个时代的服装，扮成移民的模样。男人们头戴三角帽，身穿长外套和粗布马裤；女人们则戴着旧式女帽，身着短上衣和长裙，裙边拖曳在地上。同学们从他们身旁走过时，有些演员还友善地对他们点头致意。

巴克小姐再次拍拍巴掌，示意大家注意。“好了！你们都有活动安排表。现在三、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。”她下达着指令：“两小时后，大家要返回这里，回到大门口。好吧，玩得开心点。”

全班同学开始散开，向四处走开。

埃玛、艾比、泰勒和马特一起。来到镇中心附近时，埃玛发现，街道显然没有按照棋盘形式布局，但越来越像寻常的小镇了。

村镇中央有块草地，中间有个养鸭子的池塘。三条蜿蜒的街道由此向外延伸。其中的一条街，他们刚才已经走过了，另一条好像向右伸展，一直通到大海。而左边的路通向何方，就不得而知。

埃玛转过身来，打量着这个村落。她瞥见远处有两根很长的柱子，杵在远处屋顶的上方。埃玛凝神细看，那柱子是一艘大型帆船上的两根桅杆。

艾比在看导游图，“嗨，这里有个港口，还有他们复制的五月花号（译注：五月花号是欧洲移民首次登

陆美洲时所乘坐的航船的名字)。”

埃玛凑到艾比的肩头，认真地研究着定居点导游图。埃玛注意到左边的道路通向一块绿地，上面标着“村镇公地”的字样。

“这地方蛮整洁的，”泰勒不由地赞美道，“我都快相信这是真的村落了。”

“真正的小镇肯定比这里脏。没有热水，不能洗澡。大多数人身上都长着跳蚤。”马特说。

“哎哟！”听到马特说跳蚤，艾比和埃玛齐声叫起来，艾比直挠头，她有着一头深色的头发，和埃玛一样，但是短得多。

他们沿着街道往公地方向走去。这时，他们被一个声音吸引住了，听上去好像有两个铁块在相互撞击。

一个铁匠正在一间小木屋里干活。屋子有面墙完全敞开，供游人观看。一群小学生聚拢在那儿看铁匠干活。

铁匠站在作坊里的铁砧前，不停地锤打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。他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汗水浸湿了他的头发，淌在脸上，流进了他的眼睛。

红通通的铁块越锤越薄，最后变成一把又长又宽，一头削尖的片状物。整个锤炼过程宛如一幅正在慢速播放的电脑图像。

铁匠用火钳夹起片状物，把它投入水中。大团水

汽顷刻从水桶里升腾起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又热又湿又辣的气味。随后，铁匠把淬过火的铁器从水桶中取出，举在手里，让大家看个明白。这个器具的线条流畅平稳，尖端极为锋利，仿佛是由机器打制的。

很快，围在那里的观众纷纷鼓起掌来。铁匠咧嘴笑了，“年轻的先生们，忠诚的男人就是这样打制出一把好犁的。”

埃玛乐了。铁匠说话时口音很重，声音含混。他卖力地模仿着那个时代。其他的人听了直犯晕。

“下次表演是三点钟。”他的话稍稍破坏了众人的幻觉。接着，他温和地引导面前的观众散去，然后拉下一扇现代的安全百叶窗，挡住铁匠铺的门面。

埃玛说：“我渴了！观看这么费力的表演，真把我嘴里的水分都蒸干了！”

三人都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他们已来到街道尽头的公地。这是一大片草地，很长很宽，周边是树林。

“我们去那边好吗？”艾比指着另一侧，一幢低矮的用深色木条做的长方形房屋，“导游图上说是咖啡馆。”她热心地解释道。

四人一致认为去咖啡馆是个好主意，然后一起向那边走。

“我琢磨着那棵树是不是真的。”埃玛看着公地里

一棵挺拔的老橡树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嗯，这棵树绝对不是塑料做的。”马特说。

埃玛乐了，“不，我是说，这棵树是建造拓荒历程公园时种下的呢，还是早期移民自己栽的？”

四个人已经快要走到树跟前了，埃玛得仰起头才能看清最高处的树枝。

马特往路边退了几步，让视野更开阔，“看上去像棵古树，橡树可以生长好几百年。没准早期移民还没到，这棵树就已经在这里扎根了。”

埃玛仔细察看树干的下端，寻找标记。地上确实有个东西，它竖在橡树底部长着树瘤的两个树根中间。埃玛凑过去仔细看。

那是个墓碑。

“艾比，当心！”她惊叫起来，然而太迟了。艾比已经走到墓碑前，事实上，她的脚正踩在坟墓上。

艾比回过头，不解地看着埃玛。然后，她顺着埃玛所指，看到了墓碑。

顿时，她尖叫起来，跳着离开了墓地。

男生们哄地笑开了。

“肯定不是真墓。”马特边说边笑。

泰勒还在模仿艾比的样子又叫又跳，他故意尖着嗓子说：“啊呀，这个墓地还真恐怖！”

“这个看来是真墓。”埃玛凑过去，眯起眼睛看着

上面的碑文。

墓碑很粗糙，风化得厉害，确实像日晒雨淋了四百年。灰绿色的苔藓生长在坟墓的缝隙和裂痕间。碑文上的字迹模糊不清，很难辨认。

“上面写着，嗯，‘这躺’……是个怪名字……”

“这是几个单词，”马特也在仔细地看墓碑上的文字，“是‘这儿躺着’。”

“啊呀，没错。‘这儿躺着巫……巫……’”

“‘这儿躺着巫师的孩子’，”马特念道，“‘卒于1632年’。真想知道他们是谁。”

“真奇怪，这里居然有坟墓。”艾比气恼地说。

“你们竟然找到了墓碑！”身后响起一个女人的说话声。

上了年纪的妇女一直跟在他们身后，她满脸皱纹，瘪着嘴。身穿黑裙，头戴旧式女帽，是公园的向导。

“这儿有个传说，不适合基督徒听。”她开始进入角色，露出奇怪的直勾勾的眼神，用比铁匠还要浓重的口音开始说话：“真可怕，这些人，这些巫师的孩子！从外边来的，没人认识他们。他们带来了邪恶的行为，还有实施黑魔术的器具。”

“太酷了，”泰勒说，“他们举办生日聚会吗？”

伙伴们都笑开了。

“你尽管嘲笑好了，年轻的先生！然而时至今日，

他们的魔力依然存在，有时候会发现他们夜半时分出现在镇上，但没人敢靠近他们。有时，他们会控制小孩的灵魂和思想。”

“可这儿怎么会有坟墓？”艾比没好气地打断了她，“教堂的墓地不可以吗？”

“这个问题真奇怪，小姐。要把巫师安葬在主神圣的土地上？安葬在小镇正直的子民中间？办不到！有葬身之处已经算他们走运了……埋在这荒郊之外，孤冢一个，这样好人才能够安心。”

“是吗，也许吧。”艾比说。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踩着的地面，然后冷不丁地笑起来，跳了一小段吉格舞，“哈哈，你们看，巫师在让我跳舞呢！”

大家哈哈大笑。

老人说道：“好啊，鬼魂找上门时，你们可不要惊讶。离开前别忘了去礼品商店看看。”她离开时还没忘做广告。

就在老人快走到路上时，她转过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个坟墓可是真的哦，是原定居点留下来的。”

艾比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。她再次发出一声尖叫，从坟墓上跳下来。她的举动又引发了大家一阵哄笑。

“走吧。”艾比悻悻地说：“我们去喝饮料吧。”

别人都转身走了，埃玛看着墓碑。这么说来，这

些人全是真的！她心想，不是复原物，和小镇的其它建筑不一样。寻思着要不要借用一下导游图，看看上面是否标着坟墓。

这些巫师的孩子到底是谁？也许是些需要特别照顾的孩子，或者患有某种十七世纪无法对付的疾病？要不就是些没人爱的孩子。

可怜的小东西。

埃玛浑身哆嗦了一下，陡然感到很欣慰，庆幸自己生活在二十一世纪里。也许艾比不该在坟墓上跳舞的，这样不吉利。说不定，这些巫师的孩子就是巫师。

突然，埃玛撒腿跑起来。她想起她的伙伴了。这时，另外三位已快到咖啡馆门口了。

咖啡馆架空建在一些石块上，旁边有条柏油路，环绕在公园四周。咖啡馆的一个窗户上钉着一块木板，上面标着商品价格，咖啡馆外面放着一排木头长凳。

公地的这一侧只有这个建筑，然而吹奏乐声仍依稀可闻。

埃玛赶上了她的伙伴。这时，一阵刺骨的寒风突然从耳际吹过，把她的头发撩起，刮进她的眼睛里。埃玛“呀！”地叫了一声，把头发拨到脑后。

这时，一阵灰尘随风扬起，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。泰勒的手抓住咖啡馆的大门，推了一下，“暴风雨

就要来了，我们进去吧。”

一道耀眼的白光照亮了天空。

一瞬间，埃玛只看见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眼前晃动，仿佛无数的人在她面前按下了照相机的闪光灯。

泰勒跌跌撞撞地冲进门内，埃玛跟在后面，马特和艾比也闯了进去。他们都站在咖啡馆的入口处，使劲眨着眼睛，等待视力恢复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泰勒问道：“是闪电吗？”

马特眯着眼睛，看着天空，“我想是。但是这次闪电不寻常，肯定就要下真正的特大暴雨了。”埃玛抬头看天。他们头顶的上方，天空蔚蓝，一丝云都没有。但是，远方仍看得见好多乌云，情况不妙。

“你们打算一直站在那儿吗？”传来一个女人的诘问声。

“走吧，我们挡住入口了。”埃玛说。

他们走进咖啡馆，然后再次停下脚步。

“这儿对移民生活模仿得太过火了。”艾比发表着意见。

埃玛得承认，咖啡馆的内部装饰居然会和外观的拓荒风格完全相称！咖啡馆内部不像卫生整洁的现代茶室，反倒像个小土棚。男演员们都穿着那个时代的劣质衣服，抽着细长的烟斗，用锡金一品脱圆壶喝酒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。屋子的照明全靠

从窗户透进的日光，还有老式石头壁炉的炉火发出的光亮。

咖啡馆里的所有演员都在看着这四个小伙伴，目光很不友好。就在这时，又一阵凛冽的狂风从门口吹入，埃玛打了个寒噤。

“肯定有一场暴风雨，”泰勒说，“来吧，屋子里要舒服些。”

屋子里有张粗糙的原木桌子，两边各放着一条长凳。四人不自在地朝那边挪动身体，坐了下来。

地上只铺着木头地板，没有地砖，连小地毯也不见一块，墙上有一些小洞，埃玛打心眼里希望那只在洞里探头探脑的老鼠是木头做的。

屋子另一端有个柜台。后面站着一个人，系着污秽的围裙，狐疑地瞪着他们。

“你看这个咖啡馆是演员专用的吗？”泰勒一边嘀咕一边看着四周，而好些男人用充满敌意的眼神回敬泰勒的注目礼。

泰勒立刻移开目光，“说不定这里我们不可以进来。”

“不对，导游手册上说得很清楚，这个地方对游客开放。”艾比说。

“没准那本册子已经过时。”埃玛说出自己的看法。

“过时的是这个地方！这里太像真的了。这些行头看上去已经穿了好几个礼拜。”马特轻声说道。

“闻上去也像穿了几个礼拜一样！”艾比插话道。

埃玛瞥了一眼邻桌的男人。那些衣服看上去好像从未熨烫过，衣服脏并不是因为上面有污渍或痕迹，而像是存放了多年的旧物。

“你们要点什么？”柜台后面的女人厉声问道。

埃玛说：“我们可以点些饮料吗？”

“哎，可以。”女人答道，脸上不见一丝笑容。

她翻翻眼珠子，从柜台后走过来，俯身站在他们桌旁。

“我可以为你们服务吗，阁下？”她问道。

埃玛打心眼里不喜欢她说话的腔调，“嗯。”她不安地说。不知怎么的，她不想要菜单。埃玛看着两旁的伙伴，“拿铁咖啡，好么？”

三人相继耸耸肩，点头赞同。

“来四杯拿铁咖啡。”埃玛对女招待说。

回应埃玛的是惘然的目光。

“拿铁咖啡？”

“没错，牛奶加咖啡，拿铁咖啡。”埃玛重复了一遍，希望她能明白。

女人冷冷地说：“这儿没有拿铁咖啡。”

“哦，天哪！那就来些普通咖啡好了。”马特说。

这一回，轮到马特领受茫然的目光了。那女人的神情里好像又有了些恼怒。